

營帳中僅靠火炬與燭台照亮，火光映照在兩人的臉上，投下了深深的倒影。

「你希望我們能把你這個傭兵安插在哪？」穿著全套護甲的將軍慢慢地問道，他的手指規律性地點在實木的桌面，那雙冷冽的眸子直直望著桌子另一端的男人。

「你們之前還可以當作一個獨立的編隊，你現在一個人又能做什麼？」

男人沒有立刻回應，那雙隨著火光閃爍的琥珀色眸子中安靜地回視著。那之中有著未熄的餘燼、有著多年的傷痛與滄桑，也有著不可撼動的鋼鐵。他直白地開口，沒有虛偽的問候、沒有浮華的尊稱。沙啞的嗓音彷彿曾吞下粗糙的礫石，而後用力地咳著，直到刮下的血肉與土石一同被吐出。

「我當過十多年的士兵，我知道如何融入隊伍之中，我可以像你們一樣標準的使用武器戰鬥。」他平靜地闡述著，話語中沒有任何起伏。那之中沒有任何不屑與貶低，也沒有任何的誇耀，就只是在述說一個事實。

「如你所見，我比你旗下大多數的士兵都還要有經驗，這麼多年來我也從未有過怠惰的日子，我殺死盜匪、斬首魔物，我依舊能夠與裝備精良的騎士戰鬥。」

「或是把我放在最艱困的地方，我可以當誘餌、當偵查兵，甚至脫離隊伍去牽制麻煩的敵人。」

「所以，隨心所欲的使用我，給我一個指令、一個目標、一個任務。」

「無論是甚麼，我都會接受。」

銀色的髮絲、金色的龍目，那熟悉感幾乎讓尤斯塔斯想起了另外一位女子。男人的嘴角揚起一抹不屑的微笑，好似在嘲笑著這樣掙扎般的戰鬥。劍與劍撞擊的聲響在兩人之間迴盪，只有最精確的雷光能夠勘勘停下那人的動作。尤斯塔斯可以感受到汗水正從他的皮膚滲出，從頰邊流至下頷，心跳在他的胸膛中劇烈地跳動。春季的空氣還沒完全脫離冬季的寒冷，吸入時幾乎刺傷了他的咽喉與鼻腔。

他在龍形時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手段傷害他。而在人形時，他如同一個優秀的騎士一般戰鬥。

尤斯塔斯憑藉著純粹的生存本能去翻滾閃躲，在還未站起身前便揮劍擋下緊迫而來的刺擊。由法力組成的盾牌瞬間隔開兩人，給他短暫的時間重新站穩腳步。腎上腺素隨著他的脈搏在血管中流竄，彷彿是他此刻還站直著身體的唯一理由。

你將負責牽制他。不會有人協助你、不會有人支援你，你將獨自牽制一隻人軀的龍。

他再次向後畏縮試圖躲開揮擊，刀尖在臉頰邊流下一道開口，但那不是他的眼睛。希爾已經沒有空替他縫起不致命的傷口，他有太多的攻擊需要追朔、有太多的盾牌必須被建構，他甚至沒有機會可以開口說話或抱怨。

右手臂擋下了劈砍，加裝的鐵片在擊中時發出悶悶的響聲。他幾乎差一些就跪坐在地，但他只是咬著牙撐住身軀，就算腳邊的沙土被翻起，就算耳邊彷彿能夠聽見骨骼瀕臨斷裂前的扭曲聲響，他依舊沒有鬆懈。

你能撐多久，同盟的其他士兵就有多少時間能試圖反轉戰局。

他無視右手處那尖銳的疼痛，再次揮出長劍。他不需要殺死敵人、不需要斬落首級，他只需要拖延戰局，無論是多一分、一秒，還是最短暫的一刻——

「噹——」

長劍被擊飛，落在不遠處的地面，一種尖銳的刺痛從其他所有的疼痛中突出，像是在他的胸膛、腹部、又或是脖頸處，幾乎使嘶聲哀號。在模糊的目光中，那張英俊的臉龐上揚起一抹帶著尖牙的、屬於獵食者的微笑，他慢慢地走近，唇瓣的張合之間彷彿說了什麼，但尤斯塔斯只能聽見尖銳的耳鳴聲。

獵魔人露出一抹微笑，慢慢用手掙扎地撐起身子（他什麼時候跌坐在地了？），他能看見對方手中的劍刃在春日的陽光下閃爍著，精緻的皮靴一步一步地靠近。他開口，沙啞的嗓音即將組成字句——